

台灣侏儼紀

文/陳小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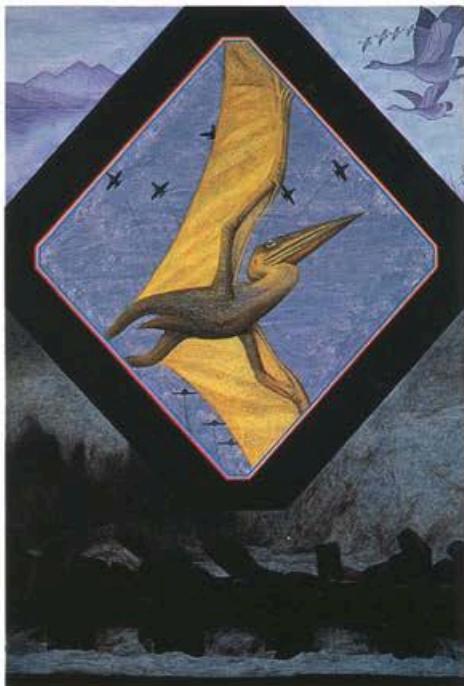
假如恐龍至今還生存在世上，它會是一種家畜嗎？

楊茂林的「大員地誌」作品中出現的龐然大物—恐龍，夾雜在台灣近代史圖像中，代表著一種歷史感的錯愕。台灣人活在自己的土地上，屢屢忘記自己的過去；是歷史一再的出錯，還是歷史的本身就是一種紊亂。台灣的近代史是一場悲劇，那麼台灣的侏儼紀是否會讓人快樂一點。

從考古的紀事中，我們尋找著台灣的原始記憶，每每在泥土底下挖掘出什麼，總會讓我們興奮一陣，實則證明台灣曾在國民黨、日本人、荷蘭人登陸以前，還是一塊伊甸園地，那時的飛禽走獸，無拘無束的漫遊在空中、在地上，好不令人懷念的自由樂土。

在「大員地誌」中，透露著藝術家的鄉愁舊夢，但時時又被當今的娛樂文化所打斷。悟空、超人、無敵鐵金鋼……，這些卡通界的英雄人物同為台灣侏儼紀公園裡豢養的恐龍族群，他們之所以存在的理所當然，是因為現代人崇拜不合理的力量，在現實世界容不下的怪物，到了侏儼紀全部都合理化。這些馴服好的異類，其實都是混亂情慾下的產物，是破碎記憶底下的拼湊；當悟空與超人站在女性的下體前，無異是把性的力量卡通化，圖像的構成是一種荒謬，實則底下暗示著是男性性慾自負與幻想。

在台灣侏儼紀，恐龍不僅是家畜，而且是人類的好朋友。



楊茂林 大員紀事·鳳 1995 218×146公分
油彩・壓克力 (圖片提供/皇冠藝文中心)



楊茂林 大員紀事·龍
1995 194×260公分
油彩・壓克力
(圖片提供/皇冠藝文中心)